



故乡雪月(国画) 柴清玉

一把缺口的镰刀

莫景春

一把缺了口的镰刀，静静地挂在门后。灰尘扑满了刀面，刀身仍倔强地泛着些白白的光。

这是爷爷买回的一把镰刀，背在爷爷身上，整整三十多年。爷爷总是自豪地说，那时是全村最好的一把镰刀。爷爷年轻时便给人家打长工，家里穷，劳力少。爷爷必须起早贪黑地劳作，才能勉强糊全家人的口。给别人打工，是按劳动收成来计算的。谁干得多，谁得到的报酬就多。劳动快慢，又与劳动工具有关。

最忙的时候要数收割时节，抢时抢收。稻田里是黄灿灿的一片，得赶紧抢收回来，避免大雨浸泡。大伙儿一大早就急急忙忙往田里赶，“呼啦啦”地抢割谷子。镰刀锐利的“刷刷刷”，一会儿割倒一大片；钝的，则慢吞吞地割着。爷爷力气足，慢悠悠地干活他受不了。

但要有一把好的镰刀，得花很多的钱雇人专门打。当时很多人只是从街圩上随便便买一把。那些镰刀都是钢铁混合的，多数只在刀口加些钢，便很锐利了，只是用了一段时间，那刀口被磨光了，便自然而然地钝了。

爷爷深知镰刀的重要，于是勒紧裤带，省下几个钱，跑到铁匠铺那里，拿了几斤米酒灌醉了老铁匠，老铁匠才用纯钢认认真真锻造了这么一把镰刀。这镰刀比一般的轻，刀口宽，很容易就割倒一大片。有了这把镰刀，爷爷的报酬比别人多得多，家里的日子就饱满了许多。

爷爷挥不动镰刀了，父亲握在手里时，已经是生产队了。那时是看挣工分的多少。干的活多，工分就高，分到的粮食也就多。父亲也是宝贝一样地爱护着这镰刀，有事没事总擦着。镰刀总是闪亮闪亮的，割草或割谷子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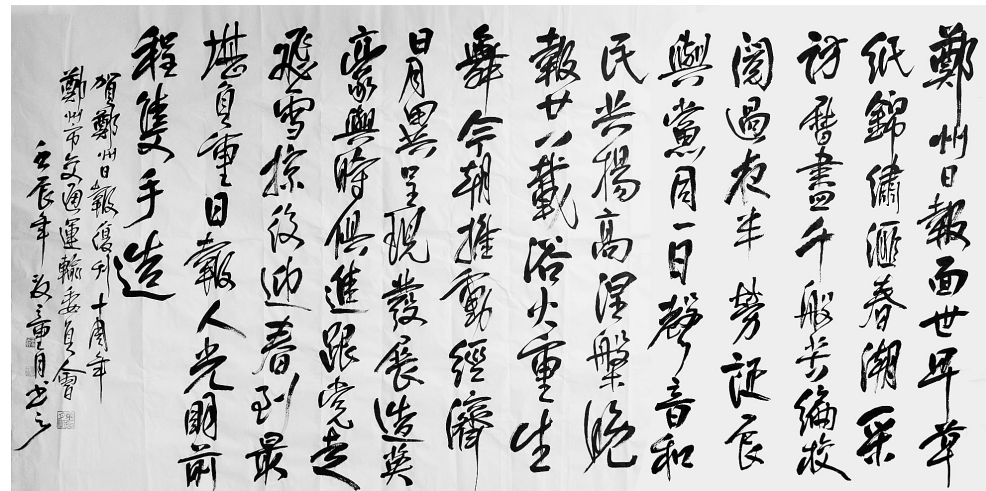
真是快刀斩乱麻。父亲干活总是呼呼地跑在别人的前面，又快又利索。生产队长看见他干活很麻利，特地任命他为小队长，神气十足的样子。

年终分粮食，镰刀带来的工作效率也给父亲比别人多了些工分，粮食也多了几筐，羡慕得别人差点掉眼珠子。那时要再去打一把纯钢的镰刀，已经很难。个人的铁匠铺已经被取缔，很多工具都是生产队统一定制的。镰刀又让我们的日子过得有些滋润。

后来，田已经分到各家各户拼着干。镰刀更加繁忙了，一边往田里不停蹄地割着谷子，一边在人们休息的时候，赶往山上割野菜。那时母亲养了几头猪，家里种的菜根本不够喂猪，很多时候得跑山上，割些野菜贴补。那镰刀真是快利，一丛丛的野菜，镰刀一挥，纷纷坠地。我跟在母亲的身后，手不停地捡拾着，满满地塞进背篓，高高兴兴地回来，丢进那嗷嗷叫的猪圈。肥嘟嘟的猪津津有味地吃着野菜，母亲乐滋滋地看着。她知道这一批猪出栏了，除了给我们交学费之外，还可以添几件新衣服。

镰刀就这样勤勤恳恳地劳作着，割谷子，割野菜，甚至有时候砍些小根的柴草，那尖利的口子缺了几个地方，不怎么好使了。后来母亲又自己去买了更轻便的镰刀。那把老镰刀不时地被挂到了门后，它收来了我们那么多饱满快乐的日子，也应该休息了。再后来村里有些人买来收割机了，“嘟嘟嘟”地在田里跑，缺口的镰刀便静静地待在门后了，只有老父亲不时用枯枝般的双手深情地抚摸着镰刀，浑浊的老眼定定地望着，但充满对劳动的甜蜜留恋。

镰刀静静地挂着，回忆着那些勤劳美好的日子。



董月书法

杜甫故里

杨德本

杜甫诞生窟
嵩峰洛有诗魂，万古瑶流出圣人。
窟合虽小高风在，五洲墨客拜频频。

笔架山
三峰做架笔参天，留于人间写苦寒。
山不在高灵气在，敢与五岳竞光环。

杜甫陵园
松柏青青散幽香，碑林字字颂诗王。
千年凭吊人未断，诗文双忧意韵长。

随笔

槐花香

张爱萍

周末，儿子提来一兜槐花，说是去农村树上摘的，没污染，可放心食用。我把槐花倒在桌子上，刹那间，一股淡雅的清香弥漫在空气中，我抓起一朵槐花放在手心里，仔细端详着，黄白色的小花开在绿莹莹的花萼上，素雅、清香，沁人心脾。我爱槐花，爱它的质朴，它不像桃花红得那么妖艳，也不像杏花白得有些轻薄，它那黄白色小花配上绿莹莹的花萼，散发着清香，十分宜人；我爱槐花，爱它的奉献，槐花吸引着蜜蜂采蜜，槐角可入药。除此之外，我对槐花还有一种特殊的感情，那就是槐树是国槐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树种。

眼前这槐花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，往事就像那奔腾的黄河水，朵朵浪花涌现在眼前：小时候，老北京的胡同里种的几乎都是槐树，这种树，树龄长，树冠大，是孩子们玩游戏、乘凉、避雨的好地方，大槐树下曾是我孩童时的乐园。

在那瓜菜代年月，槐花成了我家餐桌上的美食，槐花馅包子，槐花面粉饼，你是又当馅又当面，填饱了多少人的肚子啊！槐花再多总有吃完的时候，榆钱儿也吃完了，人们将榆钱叶子吃，熬玉米面糊涂，抓上两把榆钱叶子，那稀饭就显得黏糊点，饥肠辘辘的人们开始用面换麸子吃(磨面剩下的麸皮，一斤换三斤)，买淀粉吃(用玉米粒、玉米芯榨出的粉面)，肚里缺少油水(每人每月二两半油)，没有多少像样的粮食下肚，正在长身体的我浮肿了，从脚踝骨往上的小腿骨面，一摞一个深坑，班里42名学生一半以上都浮肿，孙校长在全校大会上说：“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从今天起，我们的体育课不上了，下午两节课后的课外活动也不上了，大家都早点回家躺着休息。”

躺着，人的生命仍在新陈代谢，成年累月的缺少少粮，淀粉、麸子面这些干燥的替代品进肚后，排泄就成了大问题，日复一日，肝火肠火上攻，我患上了火蒙眼病，两只眼睛肿得像烂桃一样睁不开，闭着双眼听课尚可，考试就抓瞎了！那是初中毕业考试的关键时刻，无奈，我手指双眼进考场，右手握笔，左胳膊支撑在书桌上，用拇指食指掰开左眼上下眼皮，就靠那点微弱的光亮看卷子答题，总算勉强交了卷子，暑假，在一位老人指点下，到药铺买干槐花泡水熏眼，熬槐角水喝，整个夏天，我没有离开槐花水、槐角茶，新学期开学的时候，折磨我几个月的眼疾终于好转了！

一晃50多年过去了，来去匆匆，再没有机会亲近槐花。今天，当我再见到槐花时，那如烟的往事又清晰地浮上心头，久违的槐花啊，我怎么能忘记你啊，槐花，你曾伴我度过了那艰难的岁月！

商都钟鼓

“标题族”

尹鹏志

近年来，以炮制稀奇古怪“标题”骗取人们眼球的出版物层出不穷。许多读者糊里糊涂看完，却不知其中缘由。《哈佛女孩刘亦婷》走红之后，《哈佛男孩》、《北大女孩》、《清华男孩》、《清华女孩》等著作泛滥成灾。这样的文化出版物不仅浪费读者时间，还往往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。在文化出版中，以噱头博眼球的标题族屡禁不止，害人匪浅。

在信息资讯极为发达的当下，标题成为吸引人们眼球的利器。标题族是指在网络传播中，利用夸张、情色、唬人、怪异、歪曲等各种极端耸人听闻的手法来制作标题，以吸引受众眼球，诱惑受众进行阅读的做法。文学进入商品流通环节以来，类似的情况很多。当年，毕淑敏与出版商妥协，将自己的小说由“癌症小组”改成“拯救乳房”。标题固然让人感到触目惊心，毕竟未敢弄玄虚。如今的“标题族”混淆视听，对网民极端情绪的发酵起到刺激的作用。

在文化传媒之间竞争激烈的当下，“标题族”愈演愈烈。一些文学作品常常使用含有性暗示等格调低俗的词汇，迎合部分读者不健康的需求。当下，文学网站被誉为“网络淫秽色情小说源头”，实际上就是“标题族”泛滥成灾的结果。一些人挖空心思制作迎合读者、观众喜爱，生诸“重口味”吸引眼球。譬如《透过内衣抚摸你》、《和日本女多夜情》、《邻家姐姐和我试婚》、《美女护士上了我的床》等；无不是用挑逗性的标题，或带有侵犯个人隐私性质的内容吸引网民点击阅读。这种不负责任的标题制作，不仅误导读者，而且降低了文化品位。

文化出版标题制作的基本要则是“题文一致”，即标题首先应能准确地揭示传播的基本内容。拟标题、改标题是文化编辑的基本功之一。虽然“标题族”无法取代真正的文化出版主题，但每个有责任心的出版人都要以“标题族”为戒。

名人轶事

酷爱读书的钱钟书

夏爱华

钱钟书一生不看电影不看戏，除了读书，没有其他爱好。他读书不加选择，有什么书就看什么书。真可谓海纳百川，博览群书。

有一天，他和他的一位学生逛书店。他对身边的学生说：“你在这儿如能找到一本书我没读过，我就不算是你的老师。”学生出于好奇，便在店里专找那种从没听说过的冷僻书问他看过没有？他便立刻说出此书是哪朝哪代何人所作，书中讲些什么内容。屡试不爽，从未错过，令学生惊叹不已。

钟书，顾名思义，便是钟情于书。说起他的名字，很有意思。周岁“抓周”，他伸手抓了一本书。世出名门、书香传家的父亲大喜，于是为他正式取名“钟书”。果然，从此以后他便和书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从当年“横扫清华图书馆”、初出茅庐的翩翩才子，到后来学贯中西、博古通今的大学者，他一生钟情于书，读书不倦，且乐在其中。

人们惊奇于他有过目不忘的本领，却不知道他的好记性其实是源于爱读书，肯下工夫，并且认真做笔记。做笔记很费时间，但他乐此不疲，从来不懈其烦。他做一遍笔记的时间，约莫是读这本书的一倍。他说，一本书，第二遍再读，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很多疏忽。最精彩的句子，要读几遍之后才发现。

新书架

《鲁豫有约》

田健

《鲁豫有约》是香港凤凰卫视的一档谈话节目，开创至今已十余年，节目采访对象都是一些有着特殊经历的人，主持人鲁豫在采访中关注与采访对象的心灵对话，与他们一起见证历史，思索人生，直指生命的体验与心灵秘密。

《鲁豫有约·码字儿》、《鲁豫有约·财富过人》两本图书，《鲁豫有约·码字儿》收录了对文学领域十二个领军人物的专访，其中包括金庸、朱德庸、韩寒、阿来、海岩等著名作家。他们性

格迥异，各有特色，却都在这白纸黑字之间倾诉衷肠，尽显真情。《鲁豫有约·财富过人》收录了十个在经济领域创造财富神话的人物，这里面包括李彦宏、张朝阳，还有正在崛起的新贵江南春及一群体业继承人。这批新生的力量，可能会集体性成长为社会的主力军。更有一批像杨百万这样的创富草根，他们起于平凡，却不甘于平凡，正在用简单、低调的方式开拓各自的创富之路。

接下来，他不断地接电话，不断地如审判人一样问对方，更是重复着自己的事，如背台词一样“嘟嘟嘟”一口气说下来，先前的时候还有点不好意思，想起前妻多少有点难过，如今嘴说成了老茧，哪还有什么感觉。又不断的见面，如上台唱戏走场一样，见多了，反而没有一个能看得上的，有的见了甚至不想说话扭头就走，出于礼貌才例行公事一样谈几句话拜拜。到最后电话响得刺耳，他都不想接，问来问去还是先前的那一拨人，十几天过去了，曾经那么自信的认识，面前有一大片森林供他挑选，没曾想却是这样结果。

晚上下了班，一个人漫无目的又无方向地向街上瞎走，忽然被人轻轻打了一拳，抬头看到老同学姬明在对他笑。他不由得笑着拿眼询问姬明，姬明则大方地说：“不言而喻，男左、女右。你肯定不会看左边的，只这右就有几千位女士，你要一个不一个看，那可要花你的时间了，还是过来先看一下注册吧，觉得哪个如意，有一定的意向了，再按编号找档案，看照片，中意了再相约见面，这样成功率高又节约时间。”

他们相视哈哈大笑起来，不知道是谁忽然说：“这里，有点像生活中的超市啊？”

等姬明把几个厚厚的注册登记本找给李先后，并为他倒上茶水，就匆忙去照顾楼下的客人，让他一个人静静地看，认真地选。

开始，李先后是采用小猴摘桃式，在注册上看一个比一个，当他比了十几个后，自己也迷糊了，大有顾此失彼之意，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不足和缺点，优点也各不相同，长相比来去，更比糊涂了自己，可是，人再多，也只能选择一个啊，怎么办？他干脆放下，掏出烟来，边品着香烟边思想，自己到底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女人？是要个下半生陪自己的伙伴，温柔细心同甘共苦的，还是找个漂亮可爱，能成为自己身边的一道风景的？不行，姜倩丽不是那样的吗，不能重蹈覆辙了，可也不能再找如前妻一样真正的头发长见识短的家庭妇女，那样，姜倩丽不笑掉大牙才怪，就连单位同事也会耻笑的。过日子不是演戏，幸福是自己的，别人怎么想又与自己有多大关系呢？想到这，他掐灭没抽完的纸烟，终于选中十位45岁至40岁的女士，分别把她们的电话摘下来。

倒上茶水，就匆忙去照顾楼下的客人，让他一个人静静地看，认真地选。开始，李先后是采用小猴摘桃式，在注册上看一个比一个，当他比了十几个后，自己也迷糊了，大有顾此失彼之意，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不足和缺点，优点也各不相同，长相比来去，更比糊涂了自己，可是，人再多，也只能选择一个啊，怎么办？他干脆放下，掏出烟来，边品着香烟边思想，自己到底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女人？是要个下半生陪自己的伙伴，温柔细心同甘共苦的，还是找个漂亮可爱，能成为自己身边的一道风景的？不行，姜倩丽不是那样的吗，不能重蹈覆辙了，可也不能再找如前妻一样真正的头发长见识短的家庭妇女，那样，姜倩丽不笑掉大牙才怪，就连单位同事也会耻笑的。过日子不是演戏，幸福是自己的，别人怎么想又与自己有多大关系呢？想到这，他掐灭没抽完的纸烟，终于选中十位45岁至40岁的女士，分别把她们的电话摘下来。

于是，我说：“跟你同名的那个黎靖，以前跟我关系很亲密。”能够向他坦白憋在心里已久的这句话感觉很轻松。黎靖没有说话，伸出右手环抱住我的肩。

他手掌的温度隔着薄薄的外衣渗入我右肩的皮肤，我下意识地微微缩了缩，让自己更舒服地贴在他的手臂中。

“我很喜欢您。”黎靖平静地说。他忽然这么直接坦白，我有些愕然：“谢谢。”

“我会常常想见到你，跟你分享一些无法跟别人分享的乐趣。但我并不要求你答应我些什么，所以千万不要有负担……你怎么了？”他见我忽然长长地呼了一口气，问。

我不好意思地歪过头看了看他：“刚才我真紧张，以为你接下来会说‘不如我们干脆结个婚’，幸好你没有。”

“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定义我们的关系，有时候也觉得有点困扰。”他直视着前方的某处，缓缓说出了后半句，“但可以确定这不是恋爱。”

“怎样判断算不算恋爱？”我问。

“恋爱会有负面情绪。会焦虑、妒忌、猜疑、紧张、有独占欲，也会兴奋、激动，甚至暂时失去判断力，会乐此不疲地互相侵略。而我跟你在一起很开心，这种开心简单平静，没有任何负面情绪。”他说的几乎就是我想说的全部。

这是我们第一次如此坦诚地探讨彼此的关系。

我轻拍他握住我右肩的手：“我跟你一样，并不想更进一步，增添不必要的负面情绪。其实最好的就在现在，我们已经有了。”

“这种关系对我来说，绝不是上一段感情失败之后的备胎，而是一种很单纯的好感。假如有一天这种感觉变成了其他的感情，我一定会告诉你。现在我确定了，你跟我的一样。”

“还好你不会因为我们这么默契就决定干脆跟我结婚算了。”

“这样也是不错的选择。”他笑了笑，“但你心里那个位置不是留给‘将就’的，对吧？就像买不到喜欢的鞋，就买舒服的鞋。”

噢，他又跟我想的一样。

有音乐声穿透路过的橱窗经过我们的耳朵，是个平静温润的女声：“原来我非不快乐/只我一人未发觉/如能忘掉渴望/岁月长衣裳薄……”

循着音乐声看去，那是一家小小

三间，下面自然是供用餐的人坐的，上面则别出心裁，并不是如别家的饭店设了许多小雅间，而是隔开的两个居室。李先后好奇地推开左边的门，见里面摆设很温馨，一组很讲究的淡绿色沙发，玻璃茶几上放着玫瑰红的康乃馨花，正面墙壁上挂一幅男女紧握手的彩色画。姬明笑容可掬地对他说：“右边才是你要看的地方。”

随着姬明过到右边，在他的手启处，一个比左边大了一倍的房间摆在李先后眼前。只见这个房间如档案室一样，两边分别对称地放着两个大书架，一排排整齐的牛皮纸档案袋码得错落有致。从上到下，从左到右，竟然都摆得满满的，跟着开灯的声音，两个耀眼的牌子让他大为惊奇：“男宾部”、“女宾部”。

他不由得笑着拿眼询问姬明，姬明则大方地说：“不言而喻，男左、女右。你肯定不会看左边的，只这右就有几千位女士，你要一个不一个看，那可要花你的时间了，还是过来先看一下注册吧，觉得哪个如意，有一定的意向了，再按编号找档案，看照片，中意了再相约见面，这样成功率高又节约时间。”

他们相视哈哈大笑起来，不知道是谁忽然说：“这里，有点像生活中的超市啊？”

等姬明把几个厚厚的注册登记本找给李先后，并为他倒上茶水，就匆忙去照顾楼下的客人，让他一个人静静地看，认真地选。

开始，李先后是采用小猴摘桃式，在注册上看一个比一个，当他比了十几个后，自己也迷糊了，大有顾此失彼之意，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不足和缺点，优点也各不相同，长相比来去，更比糊涂了自己，可是，人再多，也只能选择一个啊，怎么办？他干脆放下，掏出烟来，边品着香烟边思想，自己到底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女人？是要个下半生陪自己的伙伴，温柔细心同甘共苦的，还是找个漂亮可爱，能成为自己身边的一道风景的？不行，姜倩丽不是那样的吗，不能重蹈覆辙了，可也不能再找如前妻一样真正的头发长见识短的家庭妇女，那样，姜倩丽不笑掉大牙才怪，就连单位同事也会耻笑的。过日子不是演戏，幸福是自己的，别人怎么想又与自己有多大关系呢？想到这，他掐灭没抽完的纸烟，终于选中十位45岁至40岁的女士，分别把她们的电话摘下来。

于是，我说：“跟你同名的那个黎靖，以前跟我关系很亲密。”能够向他坦白憋在心里已久的这句话感觉很轻松。黎靖没有说话，伸出右手环抱住我的肩。

他手掌的温度隔着薄薄的外衣渗入我右肩的皮肤，我下意识地微微缩了缩，让自己更舒服地贴在他的手臂中。

“我很喜欢您。”黎靖平静地说。他忽然这么直接坦白，我有些愕然：“谢谢。”

“我会常常想见到你，跟你分享一些无法跟别人分享的乐趣。但我并不要求你答应我些什么，所以千万不要有负担……你怎么了？”他见我忽然长长地呼了一口气，问。

我不好意思地歪过头看了看他：“刚才我真紧张，以为你接下来会说‘不如我们干脆结个婚’，幸好你没有。”

“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定义我们的关系，有时候也觉得有点困扰。”他直视着前方的某处，缓缓说出了后半句，“但可以确定这不是恋爱。”

“怎样判断算不算恋爱？”我问。

“恋爱会有负面情绪。会焦虑、妒忌、猜疑、紧张、有独占欲，也会兴奋、激动，甚至暂时失去判断力，会乐此不疲地互相侵略。而我跟你在一起很开心，这种开心简单平静，没有任何负面情绪。”他说的几乎就是我想说的全部。

这是我们第一次如此坦诚地探讨彼此的关系。

我轻拍他握住我右肩的手：“我跟你一样，并不想更进一步，增添不必要的负面情绪。其实最好的就在现在，我们已经有了。”

“这种关系对我来说，绝不是上一段感情失败之后的备胎，而是一种很单纯的好感。假如有一天这种感觉变成了其他的感情，我一定会告诉你。现在我确定了，你跟我的一样。”

“还好你不会因为我们这么默契就决定干脆跟我结婚算了。”

“这样也是不错的选择。”他笑了笑，“但你心里那个位置不是留给‘将就’的，对吧？就像买不到喜欢的鞋，就买舒服的鞋。”

噢，他又跟我想的一样。

有音乐声穿透路过的橱窗经过我们的耳朵，是个平静温润的女声：“原来我非不快乐/只我一人未发觉/如能忘掉渴望/岁月长衣裳薄……”

循着音乐声看去，那是一家小小

连载

于是，我说：“跟你同名的那个黎靖，以前跟我关系很亲密。”能够向他坦白憋在心里已久的这句话感觉很轻松。黎靖没有说话，伸出右手环抱住我的肩。

他手掌的温度隔着薄薄的外衣渗入我右肩的皮肤，我下意识地微微缩了缩，让自己更舒服地贴在他的手臂中。

“我很喜欢您。”黎靖平静地说。他忽然这么直接坦白，我有些愕然：“谢谢。”

“我会常常想见到你，跟你分享一些无法跟别人分享的乐趣。但我并不要求你答应我些什么，所以千万不要有负担……你怎么了？”他见我忽然长长地呼了一口气，问。

我不好意思地歪过头看了看他：“刚才我真紧张，以为你接下来会说‘不如我们干脆结个婚’，幸好你没有。”

“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定义我们的关系，有时候也觉得有点困扰。”他直视着前方的某处，缓缓说出了后半句，“但可以确定这不是恋爱。”

“怎样判断算不算恋爱？”我问。

“恋爱会有负面情绪。会焦虑、妒忌、猜疑、紧张、有独占欲，也会兴奋、激动，甚至暂时失去判断力，会乐此不疲地互相侵略。而我跟你在一起很开心，这种开心简单平静，没有任何负面情绪。”他说的几乎就是我想说的全部。

这是我们第一次如此坦诚地探讨彼此的关系。

我轻拍他握住我右肩的手：“我跟你一样，并不想更进一步，增添不必要的负面情绪。其实最好的就在现在，我们已经有了。”

“这种关系对我来说，绝不是上一段感情失败之后的备胎，而是一种很单纯的好感。假如有一天这种感觉变成了其他的感情，我一定会告诉你。现在我确定了，你跟我的一样。”

“还好你不会因为我们这么默契就决定干脆跟我结婚算了。”

“这样也是不错的选择。”他笑了笑，“但你心里那个位置不是留给‘将就’的，对吧？就像买不到喜欢的鞋，就买舒服的鞋。”

噢，他又跟我想的一样。

有音乐声穿透路过的橱窗经过我们的耳朵，是个平静温润的女声：“原来我非不快乐/只我一人未发觉/如能忘掉渴望/岁月长衣裳薄……”

循着音乐声看去，那是一家小小

的外卖果汁和咖啡的店。去喝杯咖啡也不错，我想着。

黎靖如读心般转过头对我说：“我去买咖啡，你等等。”说着松开环抱住我肩膀的右手，朝那家明亮的小店走过去。

他的灰色针织衫在街灯下散发一种雾般的柔软。这是我第一次仔细凝视他的背影，挺直、顾长，却是一种不抢眼的柔和的存在。片刻，他端着两只纸杯走向我，就像迎面看见另一个自己。

黎靖送我到楼下，临告别时，出人意料地送了我一颗巧克力当回礼。那巧克力装在透明的小盒子里，只有三分之一个手掌那么大小，甚是可爱。盒子上印着跟咖啡杯上同样的店标，是他刚才买咖啡时准备的。

“谢谢。”我是真心喜爱这颗小巧克力。

“纯度比较高，可能有点苦，不关系，有时候也觉得有点困扰。”他直视着前方的某处，缓缓说出了后半句，“但可以确定这不是恋爱。”

“怎样判断算不算恋爱？”我问。

“恋爱会有负面情绪。会焦虑、妒忌、猜疑、紧张、有独占欲，也会兴奋、激动，甚至暂时失去判断力，会乐此不疲地互相侵略。而我跟你在一起很开心，这种开心简单平静，没有任何负面情绪。”他说的几乎就是我想说的全部。

这是我们第一次如此坦诚地探讨彼此的关系。

我轻拍他握住我右肩的手：“我跟你一样，并不想更进一步，增添不必要的负面情绪。其实最好的就在现在，我们已经有了。”

“这种关系对我来说，绝不是上一段感情失败之后的备胎，而是一种很单纯的好感。假如有一天这种感觉变成了其他的感情，我一定会告诉你。现在我确定了，你跟我的一样。”

“还好你不会因为我们这么默契就决定干脆跟我结婚算了。”

“这样也是不错的选择。”他笑了笑，“但你心里那个位置不是留给‘将就’的，对吧？就像买不到喜欢的鞋，就买舒服的鞋。”

噢，他又跟我想的一样。

有音乐声穿透路过的橱窗经过我们的耳朵，是个平静温润的女声：“原来我非不快乐/只我一人未发觉/如能忘掉渴望/岁月长衣裳薄……”

循着音乐声看去，那是一家小小



浅白色

有人已经戴上了太阳镜。

我想起包里那颗巧克力。

小心地撕掉盒子上的标签，将带着温度的巧克力放进嘴里。它浓郁的香味中带点酸涩也带点苦，悄无声息地融化在了舌尖。

店里的电话响起。

“嘿，收到我递给你的书了吗？都是我们公司这两年翻译得比较好的外版书，给你做参考。”听到接电话的是我，施杰开口就问。

“你——递给我的？不是发给咱们店的？”

“当然不是，你见过这么发货的吗？”他反问。

我一时无语。怎么就没仔细看看快递单上的寄件人？一看到出版公司的地址，就当是店里的书。

他见我在电话这边愣了一两秒，顿时有点明白过来：“你不是已经……”

“登记了，而且全上架了。”我听了半截的话补充完。

他便毫不客气地对着话筒笑起来：“哈哈，让你不看清楚就折腾！”